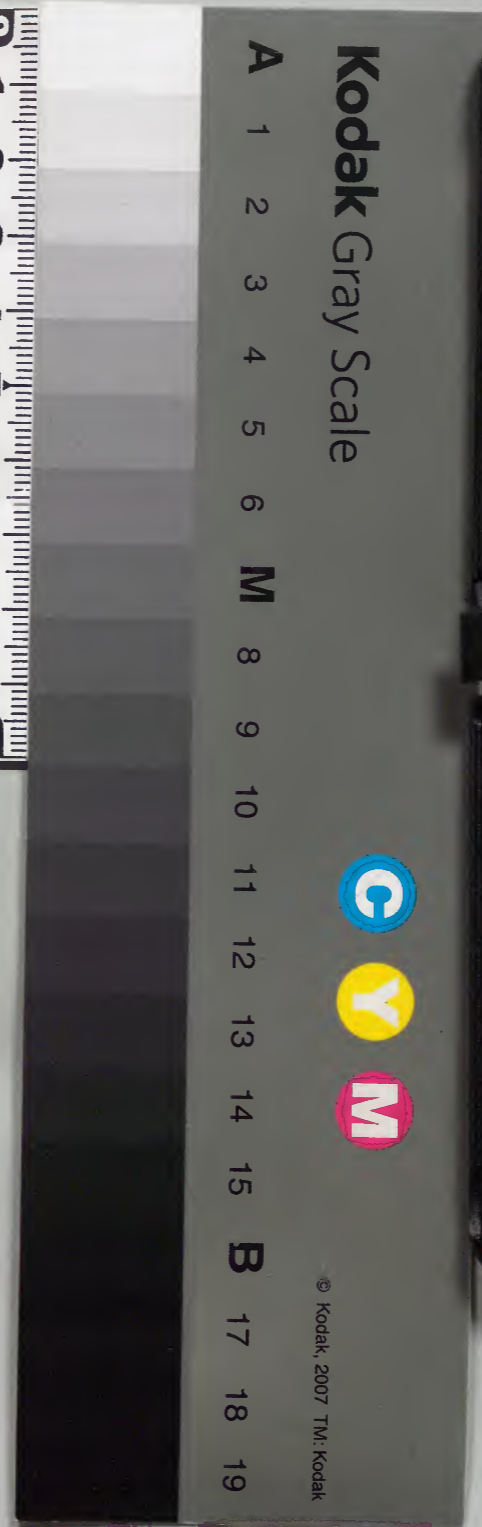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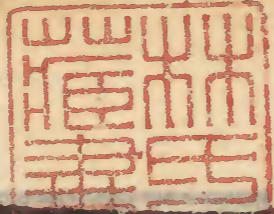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〇一三	函	三三〇七	漢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07
冊數	16 (6)	
函號	310	89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上

正紀十二人
附見五人

隋渤海沙門釋志念傳一

西京日嚴道場釋智炬傳二 惠感 慧贖

西京靜法道場釋慧海傳三

西京日嚴道場釋辯義傳四

西京日嚴道場釋明舜傳五 慧相

西京禪定道場釋智梵傳六

終南山至相道場釋彭淵傳七



唐京師勝光寺釋道宗傳八

京師慈門寺釋普曠傳九

京師大莊嚴寺釋保恭傳十

京師大興善寺釋法侶傳十一 道撫

京師延興寺釋吉藏傳十二 慧遠

釋志念俗緣陳氏冀州信都人其先潁川寔蕃之後胤也因官而居河朔焉念冰清表志岳峙登神俊朗絕倫觀方在慮爰至受具問道鄴都有道長法師精通智論為學者之宗乃荷箱從聽經于數載便與當席擅名所謂誕札休繼等二期俊列連衡齊德意謂

解非滿抱終于蓋棺乃游諸講肆備探沖奧務盡幽蹟又詣道寵法師學十地論聽始知終聞同先覽於即道王河北流聞西秦有高昌國慧嵩法師統解小乘世號毗曇孔子學匡天下眾侶塵隨沙門道猷智洪晃覺散魏等並稱席中杞梓慧苑琳琅念顧眄從乏成名猷上皆博通玄極堪為物依乃旋踵本鄉將弘法澤時刺史任城王彥帝之介弟情附虛宗既屬念還為張法會與僧瓊法師對揚道化盛啓本情雙演二論前開智度後發雜心炬對勅鋒無非喪律時州都沙門法繼者兩河俊士燕魏高僧居坐謂念曰

觀弟功行，慧悟超邁，若斯必大教由興，名垂不朽也。於卽頻弘論二十餘年，學觀霞開，談林霧結，齊運移曆，周毀釋經，遂乃逃避海隅，同塵素服，重尋小論，亟動天機，疑慮廓銷，竚聆明運，值隋國創興，佛日還復，敕訪之始，卽預出家，而包蘊迦延，未遑敷述。至開皇四年，謂弟沙門志湛曰：吾躬冠小乘，自揣與羅漢齊鑣也。但時未至，故且斂翮耳。湛夙餐法味，欣其告及以事，達明彥法師彥成實，元緒素襲，念名與門人，洪該等二百餘人，躬事邀延，闡開心論，遂騁垂天之翼，引蓋世之功，俯仰應機，披圖廣論，名味之聚，緣重

之識，卷舒負古之下，立廢終窮之前，大義千有餘條，並爲軌導，至如迦延，本經傳謬，來久業捷，度中脫落，四紙諸師講解，會無異尋，念推測上下，懸續其文理，會詞聯皆符前作，初未之悟也。後江左傳本，取勘遺蹤，校念所住，片無增減，時爲不測之人焉。撰迦延雜心論疏及廣鈔各九卷，盛行於世，受學者數百人。如汲郡、洪該、趙郡、法懿、漳濱、懷正、襄國、道深、魏郡、慧休、河間、圓粲、浚儀、善任、汝南、慧凝、高城、道照、洛壽、明儒、海岱、圓常、上谷、慧藏、並、蘭、菊、齊、芳、踵、武、傳、業、關、河、濟、洽二十餘年。隋漢王諒作鎮晉陽，班條衛冀，搜選名

德預有弘宣念與門學四百餘人奉禮西并將承王
供諒乃於宮城之內更築子城安置露塔別造精舍
名爲內城寺引念居之今之開義寺是也勞問殷至
特加尤禮又令上開府諮議參軍王頗宣教云寡人
備是帝子民父茲政此蕃召請法師等遠來降趾道
不虛運必藉人弘正欲闡揚佛教使慧日清明兆庶
蒙賴法之力也宜銓舉業長者可於大興國寺宣揚
正法當卽大衆還推念焉旣預經綸卽弘敷訓先舉
大論未演小乘辯注若飛流聲暢如天鼓三乘並驚
四部填壘其知名者則慧達法景法楞十力圓經法

達智起僧鸞僧藏靜觀寶超神素道傑等五百餘人
並九土揚名五乘馳德精窮內外御化一方銷鄙愆
於筵中斷封疑於理際仁壽二年獻后背世有詔追
王入輔王乃集僧曰今須法師一人神解高第者可
共寡人入朝擬抗論京華傳風道俗衆皆相顧未之
有對王曰如今所觀念法師堪臨此選遂與同行旣
達京師禪林創講王自爲檀越經營法祀念登座震
吼四答冰消清論徐轉群疑潛遣由是門人慕義千
計盈堂遂使義窟經笥九衢同軌百有餘日盛啓未
聞王又與念同還并部晉陽學衆竚想來儀王又出

教令於寶基寺開授方面千里法座輟音執卷承旨
 相趨階位會隋高晏駕中外相疑漢王列境舉兵鯨
 鯢海陸念乘豐還里與沙門明空等講宣二論紹業
 滄溟望風總集大業之始載蕩妖氛招引義學光諸
 慧且屢詔往徵頻辭不赴以大業四年卒於滄土時
 年七十有四渤海太守金紫光祿大夫歷陽公宋元
 亮及諸緇素若喪厥親為之建塔益州福成寺道基
 法師慧解通微祖習有所乃為之行狀援引今古文
 質存焉

釋智炬姓吳氏吳郡人性矜莊善機會美容貌雅為

眾表又善草隸偏愛文章每值名賓輒屬興綴彩鋪
 詞橫錦勇思霏霜而儀軌憲司未沿流俗初聽興皇
 朗公講討窮深致學冠時雄而神氣高標在物峯出
 威儀庠序容止端隆雖寢處虛閒立操無改有人私
 覘兩月徒行空野攝衣無見抄反欣其謹慎故重敘
 之講四論大品洞開幽府鏡識宗歸披釋金陵望風
 頓軼吐納機辯適對當時弘匠浙東砥礪前學致使
 禹允西驚成器極繁末於故都建初寺又講三論常
 聽百人蔣州刺史武山公郭演隋之良宰創莅南蕃
 奉敬諮謁降情歸禁隋煬往鎮揚越採拔英靈炬既

譽洽東甌名流西楚徵居慧日處以異倫而執志出羣言成世則欲使道張帝里學潤秦川開皇十九年更移關壤敕任京都之日嚴寺供由晉國教問隆繁置以華房朋以明德一期俊傑並是四海搜揚規矩特立清秀不偶羣侶覃思幽尋無微不討外辭以疾內寔旁通業競六時研精九部纔有昏昧覽興賦詩時暫闕餘便觀統略製中論疏止解偈文責自所銷鄙而輕削每講談敘清擢宗致雅涉曇影之風義窟文鋒頗懷洪偃之量時有同師沙門吉藏者學本與皇威名相架文藻橫逸炬實過之所以每講序王皆

製新序詞各不同京華德望餐附味道者殷矣而性罕外狎課力逞詞自非衆集未曾瞻覲以大業二年正月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二葬京郊之南門人慧感慧贖親承嘉誨詢處有歸後於江之左右所在通化各領門侶衆出百人傳嗣宗勣不爽遺緒

釋慧海張氏河東虞鄉人久積聞熏早成慧力年在童亂德類老成所以涉獵儒門歷覽玄肆雖未窮其章句略以得其指歸乃曰可以栖心養志者其唯佛法乎年至十四遂落髮染衣爲沙門大昭玄統曇延法師弟子也流心宗匠觀化羣師十八便講涅槃至

於五行十德二淨三點文旨洞曉詞彩豐贍既受具戒轉厭鬻煩屏迹山林專崇禪業居于弘農之伏讀山會周武肆勃仁祠廢毀乃竄身避難奔齊入陳戒品無虧法衣不捨又採聽攝論研窮至趣大隋御宇方踐京邑帝姊城安長公主有知人之鑒欽其德望為立伽藍遂受以居之今之靜法寺是也課業四部三學兼弘門徒濟濟于今傳美未愛重定行不好講說緘默自修唯道是務而無恃聲望不言加飾直心道場於斯人矣仁壽已前文帝頻顧璽書分布舍利每感異祥恒有延譽之美故感應傳云初海造塔于

定州恒岳寺塔基之左有澄名曰龍淵其水不流深湛懸岸及將安置即揚濤沸湧激注通于川陸父老傳云此水流竭不定但有善事相投必即泄流奔注其徵感如此類也後又送舍利于熊州十善寺有人孿蹙及痼疾者積數十年聞舍利初到輿來禮懺心既殷至忽便差損輕健而歸久值亢旱飛塵天塞又感甘澤地如油塗日朗空清來蘇數萬大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本寺春秋五十有七初病極命諸徒曰吾聞上棟下宇生民之齷齪外槨內棺世界之縈羈既累形骸於桎梏亦礙生世於大患豈揖禮義

於囂塵上宅葬於煩飾者也宜宗焚葬用嗣先塵貽諸有類矣弟子欽崇德範收骨而建塔于終南之峯即至相之前嶺也刻石立銘樹于塔所自海之立等情務護持勤攝僧倫延迎賓客凶年亟及振名京邑云爾

釋辯義姓馬氏貝州清河人也少出家沉靜寡世事志懷恢厚善與人交久而篤敬言無勃怒泊然遠量初歸猷論師學雜心貫通文義年始登冠便就講說據法傳導疑難縱橫隨問分析曾無遺緒有沙門曇散者解超遂古名重當時聞義開論即來讎擬往返

十番更無後嗣義曰理勢未窮何不盡論散曰余之難入問不過千卿今答勢不盡知復何陳當即驚譽兩河甫為稱首屬齊歷云季周喪道津乃南達建業傳弘小論屢移聲價更隆中土隋煬搜選名德令在日嚴以義學功顯著遂之關輔諮議決疑日不虛席京師俊德曇恭道撫及贖淨等皆執文諮議窮其深隱並未盡其懷也後以世會明時寺多高達一處五講常係法輪義皆周歷觀詳折中弘理而晦景銷聲不答前失必應機墜緒者並從容辭讓無何而退不欲顯黜於前故英雄敬其卑牧傳芳又甚於昔仁壽

二年隋漢王諒遠迎志念法師來萃京室王欲銜其智術也乃於禪林寺創建法集致使三輔高哲咸廢講而同師焉義厠其筵肆聆其雅致乃以精之所滯封而問之前後三日皆杜詞莫對念處坐命曰向所問者乃同疑焉請在下座返詢其志義潛隱容德世罕共宗及見慧發不期合京竦神傳聽其為顯晦皆此類也煬帝昔位春官獻后崩背召日嚴大德四十餘人皆四海宗師一時翹楚及義對揚玄理允塞天心沙門道岳命宗俱舍既無師受投解莫從凡有疑議皆實而取決岳每歎曰余之廣揚對法非義孰振

其綱哉故洽聞之美見稱英達時有沙門智炬吉藏慧乘等三十餘人並煬帝所欽日嚴同止請義開演雜心顧惟不競即就元席既對前達不事附文提舉綱紐標會幽體談述玄極不覺時延其為時賢所重如此以大業二年遭疾卒于任寺春秋六十有六葬京郊之南東宮舍人鄭頌為之碑頌初義仁壽二年奉敕送舍利於本州寶融寺既達州治忽放光明寺僧智耀先有舍利九分將入道場數之加得十二分又放光明隨人緣念色相不同青紅紫白同時異見或佛像僧形重沓而出前後放光日流數度將入塔

夕復於基上氣發黃紫去地四尺填平後夜又放太
 光上屬星漢下遍城邑合境頂戴欣其嘉瑞四年春
 未又奉敕於廬州獨山梁靜寺起塔初與官人案行
 置地行至此山忽有大鹿從山走下來迎於義騰踊
 往還都無所畏處既高敞而恨水少僧衆汲難本有
 一泉乃是僧祭禪師燒香求水因即奔注至祭亡後
 泉涸積年及將擬置一夜之間枯泉還涌道俗欣慶
 乃至打剎起基數放天光如火如雷旋遶道場遍照
 城郭官民同見共嗟希有

釋明舜姓張青州人少在佛宗學周經籍偏以智論

著名次第誦文六十餘卷明統大旨馳譽海濱解慧
 連環世稱雄傑值法滅南投居于建業栖止無定周
 流講席後過江北任安樂寺時弘論府肆意經王太
 小諸乘並因准的盛為時俊所採時沙門慧乘辯抗
 淮陽義歸有敘從舜指摘大論定其宗領遂爾弘導
 累稔栖意未終夕經入夢具見冥官徵責福業舜答
 講智度論并誦本文六十餘卷冥官云講解浮虛誦
 文是實餘齡未盡且放令還既寤便止談論專私自
 業未為晉王召入京輦任日嚴寺傳燈事絕終窶其
 心時敘玄義頓傾品藻仁壽四年下敕造塔令送舍

利于蘄州福田寺寺在州北三里鼓吹山上每天雨
晦冥便增鼓角之響因以名焉竹林蒙密層巘重疊
唯有一路纔可通車寺處深林極為閒坦是南齊高
帝所立也三院相接最頂別院名曰禪居趙州沙門
法進之所立也下瞻雲霧至於平日日晚望見橫雲
之上乃有仙寺每日如此實為希有之勝地也舜案
行山勢唯此為佳乃於次院之內安置靈塔掘基三
尺得一小蛇可長尺餘五色備飾乃祝曰若為善相
可止香奩依言即入遣去復來經停三日便失所在
又深一丈獲方石一段縱廣徑丈五采如錦楞側累

然如人所造即以石函置上而架塔焉以大業二年
卒于京寺春秋六十矣門人慧相者慧聲有據崇嗣
厥業扇美江都

釋智梵姓封氏渤海條人後因祖父剖符遂居涿郡
之良鄉焉岐嶷彰美早悟歸信年十二屆河間郡值
靈簡禪師求而剃落遂遊學鄴都師承大論十地等
文並嘗誅弘旨溫習真性俊響遐逸同侶歸宗二十
有二躬當師導後策錫嶠函通化京壤綿歷二紀利
益弘多結眾法筵星羅帝里開皇十六年天水扶風
二方勝壤聞梵道務競申奏請有敕許焉梵住吹虛

舟憩翼天水大行道化信靡如風仁壽末年重還魏
闕法輪重轉學侶雲隨開表剖文皆傳義旨其年季
春奉敕置塔於郢州寶香寺仍於塔東流水獲毛龜
八枚寺內基東池內又獲八枚皆大小相似與世無
異但毛色青綠可長三寸背上橫行五節而起光相
超異出水便靡但見綠甲入水毛起歷然上竦具以
奏聞由是騰實楚都知名帝闕大業五年又應詔旨
令住禪定靜緣攝想無替暄寒九年二月四日卒于
寺房春秋七十有五遺囑施身門徒遵旨乃送終南
山鳩集餘骸緘于塔內外施銘文于今傳尚矣

釋彭淵姓趙氏京兆武功人也家世榮茂冠蓋相承
狀此浮假希聞貞素十三出家道務宏舉定慧攸遠
屬周武陵法而戒足無毀慨佛日潛淪擬決日餘烈
乃剜眼奉養用表慧燈之光華也然幽情感通遂果
心願暨隋文重開正法即預緇衣而慧業遐舉聞持
莫類自華嚴地持涅槃十地皆一聞無墜歷耳便講
既釋衆疑時皆歎伏行必直視動靜咸安任則安禪
緣諸止觀一益之與百納始習至終常坐之與山居
報傾便止譏疑有涉歛足不行尼寺市鄽由來不往
斯誠節動後昆厲清末法兼以是非長短罕附曾懷

供給僧儔身先軌物承靈裕法師擅步東夏乃從而
 問焉居履法堂亟經晦朔身服麤素摧景未筵目不
 尋文口無談義門人以為蒙類也初未齒之裕居座
 數觀異其器宇而未悉其慧解乃召入私室與論各
 理而神氣霆擊思緒鋒遊對答如影響身心如鐵石
 裕因大嗟賞以為吾之徒也遂不許在堂同居宴寢
 論道說義終日竟夜兩情相得頓寫幽深淵謂理出
 不期更流神府博觀盛集全無可師還返裕所具陳
 性欲後整操關壤屏迹終南置寺結徒分時程業三
 輔令達歸者充焉今之至相寺是也裕後敕召入朝

纔有間隙徑投淵寺欣暢意得傾陰屢改又以帝之
 信施為移山路本居迤隘兼近川谷將延法眾未日
 經遠裕卜西南坡阜是稱福地非唯山眾相續亦使
 供擬無虧淵即從焉今之寺塲是也自爾迄今五十
 餘載凶年或及而寺供無絕如裕所示斯亦預見之
 明也因疾卒于至相之本房春秋六十有八即大業
 七年四月八日也初淵奉持瓦鉢一受至終行往隨
 身未曾他洗終前十日破為五段因執而歎曰鉢吾
 命也命緣已謝五陰散矣因而遭疾此則先現滅相
 後遂符焉及正捨壽之時鐘聲無故斲破三年之後

更復如本此皆德感幽顯呈斯徵應率如此類也弟子法琳夙奉遺蹤敬崇微緒於散骸之地為建佛舍利塔一所用津靈德立銘表志云

釋道宗俗姓孫氏萊州卽墨人少從青州道藏寺道瑒法師學通經論瑒明達識慧標舉河海名播南北立四種梨耶聞熏解性佛果等義廣如別傳宗受業智論十地地持成實毗曇大小該博晚任州中遊德寺寺卽宗之所造房堂園圃悉是經綸聲名雄遠玄素攸仰及講大論天雨眾花旋繞講堂飛流戶內旣不委地久之還去合眾驚嗟希有瑞也宗雖自對初

不怪之行講如初後不重迹時共伏其遠度晚任慧日英彥同聚該富是推常講成實弘匠後學為真欽敬禮問優繁上清東夏又欽德素召入西京任勝光寺復延入弘義宮通宵法集群后百辟咸從伏聽披闡新異振發時心自爾周輪隨講無替雖無成濟而學者推焉以武德六年卒於所任春秋六十一秦府下教贈物二百段收葬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南巖釋普曠俗姓樊氏扶風郡人也七歲出家依止圓禪師而為沙彌居山餌糗一十五載誦讀經教日夕相繼及進天戒便行頭陀乞食人間栖投林塚二十餘

載剛梗嚴毅卓犖不羣言議酬捷孤然天挺後遊聚
 落採拾遺文因過講席聽其餘論素未開解聞即憲
 章便構心曲陳論高座發言新奇卒難解釋皆歎其
 俊銳莫肯前驅每與周武對揚三寶析理開神有聲
 朝典佛法正隆未勞聽解遂往樊川頭陀自靜夜宿
 寒林人有索其首者曠引刀將刎乞者止之又從索
 耳便刎而惠之建德之年將壞二教關中五眾騷擾
 不安曠聞之躬往帝庭廣陳至理不納其言退而私
 業于斯時也寺塔湮廢投命莫從遠造則力竭難通
 近從則心輕易徙遂因其俗住消息其中武帝雖滅

二教意存李術便更置通道觀學士三百人並選佛
 道兩宗奇才俊邁者充之曠理義精通時共僉舉任
 居學正剖斷時秀為諸生先不久廢觀聽士隨才賦
 任曠力怯躬耕糗粒無委寄祿登庸復任岐山從事
 奉遵舊約不黷情染衣故氈裝倨傲臨官剃髮留鬚
 頭戴紗帽纓其咽領用為常軌有事判約筆斷如流
 務涉繁擁者便云我本道人閒俗網周國上下咸
 委其儀度也顧曠通博任其處世隋氏將興菩薩僧
 立相如朝服不同剃翦員置百二十人並括前法牙
 角不涅塵俗者曠識悟聞達當其一焉尋復廢之太

法昌顯並預出家同居興善果敢雄愍眾所先之隋
 文以通道觀鍾賜玄都觀黃巾一族同共移來將達
 前所曠率其法屬徑往爭之立理既平便又則耳道
 士望風索然自散乃懸于國寺聲震百里隋高晏駕
 禪定鬱興乃召居之大業末年又登綱任大唐啓運
 別奉詔書曩積芳猷日別相見武德三年三月卒於
 慈門寺春秋七十二遺告捨身山路不須坐龕弟子
 拈萃餘骨起塔于終南龍池之峰樹銘旌德于今存
 焉

釋保恭姓崔青州人也晉永嘉南遷止于建業父超

道本州刺史十一投吳法師將欲試其神彩乃以觀
 音誦之初夜一時須臾便度自謂聞之如經月頃即
 度出家會吳亡歿夢見兩蛇從師脚出入恭脚中忽
 爾驚覺自覺心志弘雅身相安怡便往開善徹法師
 所聽採成論義疏極細狀如蠅頭一領八紙不遺一
 字眾齊五百莫不推先受具已後隨慧曉禪師綜習
 定業深明觀行頻蒙印可又聽成實謂有餘悟反求
 所明翻成疑阻即以問諸講匠皆無通者逢高昌高
 公開揚地持十地因從受學不逾年稔太義皆明於
 前疑中又削其半乃行依地持偏講法華控引宗歸

得其奧昔陳至德初攝山慧布北鄴初還欲問禪府
苦相邀請建立清徒恭揖慧布聲便之此任樹立綱
位引接禪宗故得栖霞一寺道風不墜至今稱之詠
歌不絕恭又從布聽採三論善會玄言於前諸疑都
並消釋及布之亡委以徒衆既承付囑率誘如初而
德素尊嚴見者皆憚整理僧務功在護持仁壽末年
獻后崩背帝造佛寺綜御須入僉委聲實以狀聞奏
下敕徵入爲禪定道場主綱正僧綱清肅有聞迄于
隋代常莅斯任隋齊王暕奉其道德禮以爲師既受
戒已施衣五百領一無所受乃從餘散唐蓮初興歸

心泉石遂避官於藍田悟真寺栖息林岫將事終焉
而御衆攝持聲光帝里武德二年下敕召還依舊檢
校仍改禪定爲大莊嚴及舉千德統攝僧尼京輦諸
僧懾憚威嚴遂不登及高祖聞之曰恭禪師志行清
澄可爲綱紀朕獨舉之既位斯任諸無與對遂居大
德之右專當剖斷平恕衷詣衆無怨焉以武德四年
十二月十九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初恭弱年
入道志力兼常不以利傾不以威動敦肅嚴毅深有
大猷曾經山行虎伏前道從邊直過情無顧及大業
中年梟感起逆僧有競者言與同謀于時正在堂中

登座豎義兵衛奄至圍繞階庭合衆驚惶將散其席
 恭曰自省無事待論義訖當自辯之從容談敘都無
 異色斯例甚衆略陳一二由茲風聞陳隋唐代三國
 天子之所隆焉葬于京郊之西南其碑唐秘書監蕭
 德言製文

釋法侃鄭氏滎陽人也弱年從道志力堅明體理方
 廣常流心府聞泰山靈巖行徒清肅瑞迹屢陳遠揚
 滎澤年未登冠遂往從焉會彼衆心自欣嘉運及進
 具後勵節弘規預在清訓務機登踐後周流講席博
 覽羣宗隨聞戢戴有倫前達有淵法師道播當時雄

傑推指妙通十地尤明地持侃又從焉聽其開釋皆
 周涉正理遵修章彩屬齊脣不緒周湏法教南度江
 陰栖遲建業聽採新異鑿飾心神攝慮緣求擬諸漆
 木陳平之後北止江都安樂寺有曹毗者清信士也
 明解攝論真諦親承侃乃三業歸從文義請決即開
 融勝相覆叙所聞毗自聽之恐有遺逸侃每於隱義
 發明鋪示既允愜當毗皆合掌稱善隋煬晉蕃昔鎮
 揚越搜舉名器入任日嚴以侃道洽江濬將欲英華
 京部乃召而隆遣既達本寺厚供禮之盛業弘被栖
 心止觀時復開導惟識味德禮懺匠益惰學亟動物

心仁壽二年文帝感瑞廣召名僧用增像化敕侃往
 宣州安置舍利既奉敕往至統敕國風陶引道俗革
 化歸法者數亦殷矣初孟春下詔之日宣州城內官
 倉之地夜放光明紅赤洞發舉燄五丈廣一丈許官
 人軍防千有餘人一時奔赴謂是火起及至倉所乃
 是光相古老傳云此倉本是永安舊寺也至于明日
 永安今寺擬置塔處又放光明如前無異衆並不委
 其然也季春三月侃到宣州權止公館案行置所通
 皆下濕一州之上不過永安既預光待因構塔焉又
 令掘倉光之處果得石函恰同官樣不須繕造因藏

舍利又降甘露凝於樹枝香甘過世又感紫芝一枚
 生於舍利堂壁九枝盤曲光色殊異遂令以表聞奏
 又造塔黎州還令祝往初至館停聞空中天樂繁會
 聒耳道俗慶之又感異香互來充鼻掘地四尺獲一
 古瓦銘云千秋萬歲樂未央侃奉福弘業亟發徵祥
 抑是冥通豈唯人事旋還京邑講授相尋大唐受禪
 情存護法置十大德用清朝寄時大集僧衆標名序
 位侃儀止肅然挺超莫擬既德充僧望遂之斯任恂
 恂善誘弘悟繁焉晚移輿善講道無替武德六年十
 一月卒於所任春秋七十三矣殯於東郊馬頭空內

侃學專攝論躡足親依披析幽旨煥然標詣解義釋
 名見稱清徹諸赴聽者欣其指況有道撫法師者後
 穎標首京城所貴本任總持宗師異解用通攝論及
 臨侃席數扣重關束心展禮餐承音訓遂捨其本習
 從歸真諦且侃形相英偉庠序端隆折旋俯仰皆符
 古聖所以隋朝盛德行業乃殊至於容服可觀引命
 徵召必以侃為言首其威儀之選為如此也及其少
 服紫石老遂苦之醫診云須以豬肉用壓藥勢侃曰
 終須一謝豈得噉他因縱疾取終其翹誠重物又若
 於此侃初立名立人安品後值內慧日道場沙門智
鸞曰侃之為字人口為信又從川者言信的的

也因之從之

釋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
 遂家于交廣之間後遷金陵而生藏焉年在孩童父
 引之見於真諦仍乞諮之諦問其所懷可為吉藏因
 遂名也歷世奉佛門無兩事父後出家名為道諒精
 勤自拔苦節少倫乞食聽法以為常業每日持鉢將
 還跣足入塔遍獻佛像然後分施方始進之乃至涕
 唾便利皆先以手承取施應食象生然後遠棄其篤
 謹之行初無中失諒恒將藏聽興皇寺道朗法師講
 隨聞領解悟若天真年至七歲投朗出家採涉玄猷

日新幽致凡所諮稟妙達指歸論難所標獨高倫次
詞吐贍逸弘裕多奇至年十九處衆覆述精辯鋒遊
酬接時彥綽有餘美進譽揚邑有光學衆具戒之後
聲聞轉高陳桂陽王欽其風采吐納義旨欽味奉之
隋定百越遂東遊秦望止泊嘉祥如常敷引禹穴成
市問道千餘志在傳燈法輪繼轉開皇末歲煬帝晉
蕃置四道場國司供給釋李兩部各盡搜揚以藏名
解著功召入慧日禮事豐華優賞倫異王又於京師
置日嚴寺別教延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
帝壤既初登京輦道俗雲奔觀其狀則傲岸出群聽

其言則鐘鼓雷動藏乃遊諸名肆薄示言蹤皆掩口
杜辭慙能具對然京師欣尚妙重法華乃因其利卽
而開剖時有曇獻禪師福門鉦鼓樹業光明道俗陳
迹創首屈請敷演會宗七衆聞風造者萬計隘溢堂
宇外流四面乃露縵廣筵猶自繁擁豪族貴遊皆傾
其金貝清信道侶俱慕其芳風藏法化不窮財施填
積隨散建諸福田用既有餘乃充十無盡藏委付曇
獻資於悲敬逮仁壽年中曲池大像舉高百尺繕修
乃久身猶未成仍就而居之誓當構立抽捨六物并
託四緣旬日之間施物連續卽用莊嚴峙然高映故

藏之福力能動物心凡有所營無非成就隋齊王暕夙奉音猷一見欣至而未知其神府也乃屈臨第并延論士京輦英彥相從前後六十餘人並已陷折前鋒令名自著者皆來總集藏爲論主命章陳曰以有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頤之談如此數百句王顧學士傅德充曰曾未近鋒禦寇止如向述恐罕追斯蹤充曰動言成論驗之今日王及僚友同歎稱美時沙門僧粲自號三國論師雄辯河傾吐言折角最先徵問往還四十餘番藏對引飛激注瞻滔然兼之間施體貌詞彩鋪發合席變情赧然而退

於是芳譽更舉頓爽由來王謂未得盡言更延兩日採取義科重令豎對皆莫之抗也王稽首禮謝永歸師傅并覲吉祥麈尾及諸衣物晚以大業初歲寫二千部法華隋曆告終造二十五尊像捨房安置自處卑室昏曉相仍竭誠禮懺又別置普賢菩薩像帳設如前躬對坐禪觀實相理鎮累年紀不替於終及大唐義舉初屆京師武皇親召釋宗謁于虔化門下衆以藏機悟有聞乃推而敘對曰惟四民塗炭乘時拯溺道俗慶賴仰澤穹旻武皇欣然勞問勤勤不覺影移語久別敕優矜更殊恒禮武德之初僧過繁結置

十大德網維法務宛從物議居其一焉實際定水欽仰道宗兩寺連請延而任止遂通受雙願兩以居之齊王元吉久揖風猷親承師範又屈任延興異供交獻藏任物而赴不滯行藏年氣漸衰屢增疾苦敕賜良藥中使相尋自揣勢極難瘳懸露非久乃遺表於帝曰藏年高病積德薄人微曲蒙神散尋得除愈但風氣暴增命在旦夕悲戀之至遺表奉辭伏願久在世間緝寧家國慈濟四生興隆三寶儲后諸王並具遺啓累以大法至于清旦索湯沐浴著新淨衣侍者燒香令稱佛號藏跏坐儼思如有喜色齋時將及奄

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卽武德六年五月也遺命露骸而色逾鮮白有敕慰贈令於南山覓石龕安置東宮已下諸王公等並致書慰問并贈錢帛今上初爲秦王偏所崇禮乃通慰曰諸行無常藏法師道濟三乘名高十地惟懷弘於般若辯囿包於解脫方當樹德淨土闡教禪林豈意湛露晞農業風飄世長辭柰苑遽掩松門兼以情切緒言見存遺昔迹留人往彌用悽傷乃送於南山至相寺時屬炎熱坐于繩牀屍不摧臭跏趺不散弟子慧朗樹績風聲收其餘骨鑿石瘞于北巖就而碑德初藏年位息慈英名馳譽冠

成之後榮扇逾遠，貌像西梵，言寔東華，含嚼珠玉，變態天挺，剖斷飛流，殆非積學對晤帝王神理，增其恒習，決滯疑議，聽眾忘其久疲，然而愛狎風流，不拘檢約，貞素之識，或所譏焉。加以縱達論宗，頗懷簡略，御眾之德，非其所長。在昔陳隋廢興，江陰陵亂，道俗波逆，各棄城邑，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文疏並皆收聚，置于三間堂內，及平定後，方洮簡之，故自學之長，勿過於藏，注引宏廣，咸由此焉。講三論一百餘遍，法華三十餘遍，大品智論華嚴維摩等各數十遍，並著玄疏，盛流於世。及將終日，製死不怖，論落筆而卒。

詞云略舉十門，以為自慰。夫含齒戴髮，無不愛生，而畏死者，不體之故也。夫死由生來，宜畏於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見其初生，即知終死，宜應泣生，不應怖死。文多不載，慧遠依承侍奉，俊悟當時，敷傳法化，光嗣餘景，未投迹于藍田之悟真寺，時講京邑，亟動眾心，人世即自故，不廣敘。

音釋

距 其呂切 遠也 夙 虛政切 遠也 齷齪 齷於角切 齪側角切 頰 他領切 耶 而志切
 耳也 糗 戶鈞切 乾糧也 芟 俱茗切 盞 烏網切 光飾也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敬脫傳八

唐京師淨影寺釋善胄傳九 慧威

京師勝光寺釋辯相傳十

京師大總持寺釋寶襲傳十一 曇恭 明洪

京師大總持寺釋慧遷傳十二

并州武德寺釋慧覺傳十三 慧達 明幹 慧達

常州建安寺釋智琚傳十四

常州弘業寺釋道慶傳十五

釋慧隆俗姓何氏丹陽句容人也祖翦梁武陵王長史父疑梁散騎常侍隆十一出家師於宣武寺僧都

沙門慧舒舒道業遐暢風標清舉學堪物軌德允人師烏迴當職秉持攸寄隆恭撝恪慎備盡師資年屆十三志存聽學纔欲聞道即感靈瑞有人自稱姓蔣名規授法華一部便曰將來佛法寔用相寄發言適竟莫知所之以義推之若非四依齊位九師均德豈能當斯負荷剋感聖言遂聽法雲寺確法師成論一遍未周已究深隱習業數載獨稱標拔及登具戒更采毗尼故得五艷一河殊製異飲備皆斷覈洞盡銓衡及梁運蕩覆避世順時雖屬彫荒學功靡棄彭城寺內引化如流陳氏御曆重闡玄蹤僧正暉公道門

德望於茲寺內結肆開筵義侶玄徒四方雲萃隆當
入室獨冠羣英既解慧超挺命令敷述及暉將化遺
旨_二在斯法筵是繼誠當嘉昔然其識用淹華言辯清
富每至商榷玄理頓徒遲疑雖復談柄屢搗言鋒時
礪而碩難自撤簡綽澄遠隋氏馭宇九有同朝上德
高人咸紆延請隆志存栖晦以老疾致辭居舊敷弘
仍以卒歲仁壽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卧疾二十日遷
化爾時冬至告節氣序祁寒雲布彌天雪飛遍野及
中宵之泥白也天色開霽星漢澄明豈非神靈哀罔
天龍感悼之明瑞矣然隆慈濟成性不尚華飾柔順

知足無貪為寶凡講成論三十遍涅槃小品各十餘
遍餘則有差故不具敘未終前領弟子於高座寺南
山頂聚土築壇語曰我若捨形不煩棺槨可於此處
以施禽蟲壇竟便遷誠哉知命後依遺命仍樹高碑
寺沙門法宣為文

釋慧海姓張氏清河武城人少年入道師事鄴都廣
國寺罔法師聽涅槃楞伽始通再遍便能覆述上首
加賞又經五稔學徒推服更從青州大業寺道猷法
師受摩訶衍毗曇等然猷慧辯無礙開智難思海以
穎脫之才當斯榮寄以周大象二年來儀濤浦創居

安樂修葺伽藍莊嚴佛事建造重閣躬自經始咸資
率化竭筋力而忘倦蒙寒暑而載馳常以淨土爲期
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賈畫無量壽像來云是
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
尊儀既冥會素情深懷禮懺乃覩神光炤爍慶所希
幸於是模寫懇苦願生彼土沒齒爲念以大業五年
五月旦疹患增甚語弟子曰我當滅矣申手五指用
表終期氣息繇微屬續斯待至五日夜欬然而起依
常面西禮竟跏坐至曉方逝春秋六十有九顏色恬
和儼如神在道俗悲涼競申接足花香如雨下金寶

若山頽充委階墀福慧之力矣然其自少精苦老而
逾篤般舟密行之法蘭若思惟之儀亟展修行瑞相
常擾兼以慈仁救護有劇諸已誘勸博約必竭其才
宰官居士之流老病貧窮之侶並情遺重輕德施平
等斯固器宇該含未代之通人也講涅槃三十遍誦
法華經一部講五十遍卽以其月九日琢石於寺鐫
爲巨室而移坐焉江都縣令辛孝凱崇信是投內外
通捨解衣撤膳躬自指撝弟子慧暉以全身處乃架
塔築基增其華麗仍建碑旌德於寺之門秘書學士
瑯琊王睿爲文

釋慧覺姓孫氏其先太原晉陽人也江右喪亂遷居丹陽之秣陵焉覺之在孕梁代誌公不測人也遊宅徘徊顧而言曰此處當出神童俄而載誕有若符契幼而風神特達氣調不羣雖則青衿便有奇心遠識於五陰六塵深知泡電誓求離俗二親弗能違也年八歲出家研精法相其初伏業即與皇朗法師也學門擁盛咸暢玄風入室之徒莫非人傑覺稟承宏論備觀幽旨領略津會鑄求幽蹟騁馳眾妙得自曾襟宗匠加賞相繫稱為法器加以遊心九部備觀數論詭說異門並尋枝葉既而歎曰枌榆豈沖天之舉小

道乖適遠之津聊以忘憂非吾徒也夫澄神入慧莫尚五門攝山泉石致美息心勝地乃握衣獨往止于栖霞寺焉有慧布法師空解第一深明方等或有未悟韞積于懷佇知音者及見欣然便即開授又以大智度論江左少弘布備宗緒將陳請說乃垂覃思申暢幽微布公披襟歎美即命開講於是舊文新意兩以通之遠近餐服聞所未聞釋論廣興於斯盛矣陳晉安王伯恭為湘州刺史深加禮異并請講衆南行弘演吏部尚書毛喜護軍將軍孫瑒並鞠躬頂禮虔仰殊常左衛將軍傅縡學通內外氣調甚高緇素之

間無所推敬每見覺來必心形俱肅劇談高論留連
 無已天爵服人皆如此類隋朝尅定江表憲令惟新
 一州之內止置佛寺一所數外伽藍皆從屏廢覺懼
 金剛之地淪毀者多乃百舍兼行上聞天聽有敕需
 然從其所請啓沃神衿弘護像法信有力焉煬帝昔
 居藩屏化妝准甸欽佇勝人義踰仄席乃賜書曰法
 師安善涼暑惟宜承栖遲龜山之域闡揚龍樹之旨
 其義端雄辯獨演暢於稽陰談柄微言偏引汲於鏡
 水弟子欽風籍甚味道尤深今於城內建慧日道場
 延屈龍象大弘佛事盛轉法輪上人名稱普聞衆所

知識今遣迎候遲能光拂也於卽貴然來儀膺此嘉
 命法濟上人者靈智難思於永福道場請開大論王
 上親臨法席稱善久之後止白塔恒事敷說大品涅槃
 華嚴四論等二十餘部遍數甚多學徒滿席法輪
 之盛莫是過也先是江都舊邸立寶臺經藏五時妙
 典大備於斯及踐位東朝令昔允屬掌知藏事僉曰
 得入大業二年從駕入京於路見疾而神色怡然法
 言無廢及至將漸明語如常咸見金剛大神前後圍
 繞外國梵僧燒香供養初有智覺禪師爰感靈應乃
 見覺名題於金錄固其所得位地義量難測至三月

二十一日遷化於泗州之宿預縣春秋五十有二惟
 覺美詞令善容止身長八尺風表絕倫攝齊昇堂俯
 仰可則覲其威儀莫不改容易觀寓自忘倦至於吐
 納玄言宣揚妙義雄辯清論雲飛泉涌真可謂日月
 入懷風颯滿室雖復褊志滯情亦頓忘鄙恪然其芝
 蘭所化陶誘之功日就月將固亦弘矣兼通外典妙
 善尺牘屬詞染翰造次可觀折簡所至皆為模楷加
 以風度淹遠雅量弘深談絕是非心夷彼我峻矣重
 何人莫之窺信施相積隨用檀捨二翼之外纖芥罔
 遺止有論文談疏盈於几篋而已豈非拔俗之奇才

通方之正士也有詔喪事所須隨由備辦恩禮周給
 務從優厚并具舟楫王人將送其年五月十三日還
 窆於江陽縣之茱萸里傳業學士數甚滋多門人智
 果稟承遺訓情深追遠乃與同學紀諸景行碑于寺
 門祕書詔誥舍人虞世南為文金紫光祿大夫內史
 侍郎虞世基為銘見于別集

釋道判姓郭氏曹州承氏人也三歲喪親十五遊學
 般涉史籍略綜儒道十九發心出家投于外兄而剃
 落焉具戒已後歷求善友深厭俗累絕心再往每閱
 像教東傳慨面不睹靈跡委根歸葉未之或聞遂勇

心佛境誓當瞻敬以齊乾明元年結伴二十一人發
 趾鄴都將經關塞關邏嚴設又照月光踟躕迴首義
 無踰越忽值雲奔月隱乘闇度棧遇逢遊兵特蒙釋
 放以周保定二年達于京邑武帝賞接崇重仍令於
 大乘寺厚供享之經逾兩載上表乞循先志又蒙開
 許敕給國書并資行調西度石磧千五百里四顧茫
 然絕無水草乘飢急行止經七夕便至高昌國是少
 蕃附庸突厥又請國書至西面可寒所此云天彼土
 不識衆僧將欲加害增入防衛不給糧食又不許出
 拾糴薪菜但令餓死有周國使人諫可寒云此佛弟

子也本國天子太臣敬重供養所行之處能令羊馬
 滋多可寒歡喜日給羊四口以充恒食判等放之而
 自煮菜進噉既見不殺衆生不食酒肉所行既殊不
 令西過乃給其馬乘遣入送還達于長安任乾宗寺
 判以先在窮險無人造食遂捨其戒今返京室後乃
 更受之停止五年逢靜藹法師諮詢道務慧業冲邃
 淹歷五周朝夕聞問方登階漸會武帝滅法與藹西
 奔于太白山同侶二十六人逃難巖居不忘講授中
 百四論日夜研尋恂恂奉誨雖有國誅靡顧其死東
 引尋山峒于華岳凡所遊遁者望日參焉遂離考山

室二十餘所，依承藹德，爲入室之元宗。始末一十五年，隨逐不捨，後藹捨身窟谷，用陳護法判含酸茹毒，奉接遺骸，建塔樹銘，勤于巖壁。天元嗣曆，尋改邪風，創立百二十人爲菩薩僧，判當其數。初任陟岵寺大隋受命，廣開佛法，改爲大興善焉。判道穆僧徒，歷總綱任敦攝彝倫，有光先範。開皇之肇，於終南山交谷東嶺池，號野膳迴出雲端，俯臨原陸，躬自案行，可爲栖心之場也。結草爲菴，集衆講說。開皇七年，敕遣度支侍郎李世師將天竺醫工，就造精舍，常擬供奉。知判道業，修曠給額，爲龍池寺。馬大將軍雲定與以爲

檀越四事供給無爽。一時侍郎獨孤機餐奉音猷於宅後園，別立齋宇，請來栖息。終日將事，稟其法戒。薛國公及夫人鄭氏夙奉清訓，年別至山，諮承戒誥，決通疑議。以大業十一年五月四日平日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四，初判釋蒙啓法，性狎林泉，少欲無競，樂居儉攝，行慈濟乏，偏所留心。履苦登危，彌其本意。故每至粟麥，一熟行乞，貯之至厚。雪彌山則遺諸飛走，所以山侶遊僧蒙其獎濟者殷矣。又食不擇味，生無患苦，僧事鞅掌，身先令之而弘道終朝，虔虔無怠。雖暫遊世，恒歸山室，斯亦巖岫之學觀矣。

釋淨業俗姓史氏漢東隨人也年登小學即霑緇服
 閭里嘉之號稱賢者專經之歲割愛出家淨養威儀
 霜厲冰潔受戒已後遊力河內精研律部博綜異聞
 時有論師慧遠樹德漳河傳芳伊洛一遇清耳便申
 北面學涅槃等經皆品酌其致弘宣大旨而恨文廣
 功略章句未離及遠膺詔入關業亦負裘陪從首尾
 餐承盡其幽理晚就曇遷禪師學於攝論遷器宇崇
 廓墻仞重深遂舉知人同揚樂說嘉業鑽仰誠至乃
 傾襟導引隨聞頂受緘勒寸心開皇中年高步於藍
 田之覆車山班荆採薇有終焉之志諸清信士敬揖

戒舟為築山房竭誠奉養架險乘懸製通山美今之
 悟真寺是也業確乎內湛令響外馳仁壽二年被舉
 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通行諸基欲於十力寺
 置之行至景藏忽感異香滿院眾共嗟怪因而樹立
 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于人物寺重閣上聞眾人行
 聲及往掩捕扇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
 範為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羣魚游躍首皆南向似
 受歸相範即乘舟入水為魚授法魚皆迴頭繞船如
 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慶其所遇乃以舍利置於佛堂
 先有塑菩薩一軀不可移轉至明乃見迴身面於舍

利狀類天然一無損處屢興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四年召入鴻臚館教授蕃僧九年復召住禪定寺聯翩荏苒微壅清曠後欲返於幽谷告同學曰此段一行便為不返而別未淹旬已聞怛化春秋五十有三達生知命斯亦至哉即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也露骸松下初業神岸温審儀止雍容敦仁尚德有古賢才調篤愛方術却粒練形冰玉雲珠資神養氣而卒非其所治徒載聲芳潔已清貞差為傳德矣

釋童真姓李氏遠祖隴西寓居河東之蒲坂焉少猷生死希心常住投曇延法師為其師範綜掇玄儒英

猷秀舉受具已後歸宗律句晚涉經論通明大小尤善涅槃議其詞理恒處延興敷化不絕聽徒千數各標冷望詳真高譽繼迹於師開皇十二年敕召於大興善對翻梵本十六年別詔以為涅槃衆主披解文義允愜衆心而性度方正善御大衆不友非類唯德是欽仁壽元年下敕率土之內普建靈塔前後諸州一百一十一所皆送舍利打刹勸課繕構精妙真以德王當時下敕令往雍州創置靈塔遂送舍利於終南山仙遊寺即古傳云秦穆公女弄玉習仙升雲之所也初真以十月內從京至寺路逢雨雪飛奔湧

注淹漬人物唯舍利輿上獨不濡潤同共異之寺居
衝谷日夕風震自靈骨初臨迄于藏瘞怡然恬靜燈
耀山谷兼以陰雲四塞雨雪俱零冀得清霽見日有
符程限真乃手執熏爐興發大願恰至下期冬自垂
照時正在午道俗同慶及安覆訖還復雲合大眾共
歎真心冥感之所致也大業元年營大禪定下敕召
真爲道場主辭讓累載不免登之存撫上下有聲僧
綱又以涅槃本務常事弘獎言令之設多附斯文大
業九年因疾卒于住寺春秋七十有一真抱操懷亮
朋附高流斯下之徒性非傾徙寺旣初立宰輔交叅

隆重居懷未始迎送情槩天表卒難變節當正臨食
衆將四百大堂止梁忽然爆裂聲駭震霆一衆驚散
咸言摧破徒跣而出者非一唯真端坐依常執匙而
食容氣不改若無所聞兼以偏悲貧病撤衣拯濟躬
事扶視時所共嘉剛柔兼美焉

釋靈幹姓李氏金城狄道人祖相封於上黨遂隨封
而遷焉年始十歲樂聞法要遊寺觀看情欣背俗親
弗違之年十四投鄴京大莊嚴寺衍法師爲弟子晝
夜遵奉無怠寸陰每入講堂想處天宮無異也十八
覆講華嚴十地初開宗本披會精求僉共怪焉又酬

抗羣鋒無所躡礙衆益欣美冠年受具專志毗尼而
立性翹仰恭攝成節三業護持均持遮性周武滅法
通廢仁祠居家奉戒儀體無失隋開佛日有敕簡入
菩薩數中官給衣鉢少林安置雖蒙厚供而形同俗
侶開皇三年於洛州淨土寺方得落髮出家標相自
此繁興有海玉法師構華嚴衆四方追結用興此典
幹卽於此衆講釋華嚴東夏衆首咸共褒美開皇七
年因修起唐道業夙聞遂蒙別敕令在興善爲譯經
證義沙門至十七年遇疾悶絕唯心不冷未敢藏殯
後醒述云初見兩人手把文書戶前而立曰官須見

師俛仰之間乃與俱往狀如乘空足無所涉到一大
園七寶樹林端巖如畫二人送達便辭而退幹獨入
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池無非珍寶焜煌亂目不
得正視樹下花座或有人坐或無坐者忽聞入喚云
靈幹汝來此耶尋聲就之乃慧遠法師也禮訊問曰
此爲何所答是兜率陀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次吾
南座上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非本身項戴天
冠衣以朱紫光偉絕世但語聲似舊依然可識又謂
幹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爾覺悟重增故
業端然觀行絕交人物仁壽二年舉掌寺任素非情

望因復俯從其年奉敕送舍利於洛州便置塔於漢
王寺初建塔所屢放神光風起燈滅而通夕明亮不
須燈照又感異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下
舍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皆萎烏鳥悲叫及填平滿還
如常日時漢王諒作鎮晉陽承幹起塔王之本寺遠
遣中使覲賜什物然其善於世數機捷樞要辯注難
加嘗爲獻后述懺帝心增感歎歎漣濡乃賜帛二百
段用旌隆敬大業三年置大禪定有敕擢爲道場上
座僧徒一盛匡救有序至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
寺房春秋七十有八幢蓋道俗相與奔隨乃火葬於

終南之陰初幹志奉華嚴常依經本作蓮華藏世界
海觀及彌勒天宮觀至于疾甚日睛上視不與人對
久之乃垂顧如常日沙門童真問疾因見是相幹謂
真曰向見青衣童子二人來召相逐而去至兜率天
城外未得入宮若翹足舉望則見城中寶樹花蓋若
平立則無所見也病侍疾者曰向舉目者是其相矣
真曰若卽住彼大遂本願矣幹曰天樂非久終墜輪
迴蓮華藏世界是所圖也不久氣絕須臾復通真問
何所見耶幹曰見大水遍滿華如車輪幹坐其上所
願足矣尋爾便卒沙門靈辯卽幹之猶子也少小鞠

育誨以義方，攜在道位，還通大典，令在勝光寺。衆議業行擢知綱，任揚導，華嚴擅名。帝里云：釋敬脫不詳，姓氏汲郡人也。年少出家，以孝行清直知名。雖該覈，小大偏明。成實講解，周鏡不虧。聲聞開張，衢術章疏，惟新為後學宗。仲又善聲韻，兼通字體。蒼雅林統，識其科蹤。文章篇什，頗預倫伍。同住房院，罕見餘談。手不輟卷，專師廣贍。威儀修整，未曾反顧。身極長大，充滿圓成。時共目之，以為僧傑。人有達於帝者，乃追任慧日。四海齊架，又無與競。志節堅正，最為稱首。帝欲試諸人德，誰為剛亮。通命引入允武殿。

敕監門郎將段文操拔刀逐之，令走。諸太德並趨步，速往。唯脫緩步如常。語操曰：卿何事？以此相通。及上殿，坐語論佛理。帝徐顧操曰：衆僧素不知俗法，監門何得催耶？私異脫之太志也。敕賜大竹扇，面闊三尺，即令執用。并賜松抱高檍，令著於宮中。而出。帝目送之，曰：誠僧傑矣。爾後常弘成實，無替時序。以大業十三年卒于東都鴻臚寺。春秋六十三。自脫之聽學也。常施荷擔，母置一頭經書及筆，又置一頭。若至食時，留母樹下，入村乞食用，以充繼其筆。絕大麤管如臂，可長三尺方丈，一字莫不高推。人有乞書者，紙但一

字耳風力適逸觀之不厭皆施諸壁上來往觀省東
都門額皆脫所題隨一賦筆更不修飾時慧日有沙
門法楞者偏弘地論著述疏記聲名相副見重道場
及于終世以事聞奏帝哀之殯殮所資皆從天府
釋善胄俗姓淮氏瀛州人少出家通敏易悟機悟爲
心預涉講會樂詳玄極大論涅槃是所續注齊破投
陳奔造非數年屬荐餒告乞是難日濟一餅纔充延
命形極羸悴衆不齒錄行至一寺聞講涅槃因入論
義止得三番高座無解低頭飲氣徒衆千餘停偃講
唱於是扶輦而下既至房中奄然而卒胄時論訖卽

出竟不知之後日更造乃見造諸喪具因問其故乃
云法師昨爲北僧所難乃因卽致死衆不識胄不之
擒捉聞告自審退而潛焉經於數日後得陳僧將挾
復往他講所論義者無不致屈斃者三人由此發名
振俗大光吳越隋初度北依遠法師止于京邑住淨
影寺聽徒千數竝鋒銳一期而胄覆迷豎義神彩秀
發偏師論難妙通解語遠制涅槃文疏而胄意所未
弘乃命筆改張剖成卷軸鑿深義窟利寶罔遺遠聞
告曰知子思力無前如何對吾改作想更別圖可耶
胄曰若待法師卽世方有修定則胄之虛名終無實

錄遠乃從之疏既究成分宗匠世亟有陳吳遠亡之
 後敕令於淨影寺為涅槃衆主開皇將末蜀王秀鎮
 部梁益攜與同行岷嶓望德日歸道成務逮仁壽末
 歲還返關中處蜀道財悉營尊像光座嚴飾絕世各
 士雖途經危險而步運並達在京供養以為模範會
 文帝置塔勅送舍利于梓州牛頭山華林寺嚴輿將
 達感猪八頭突到輿下從行至館驅逐乃走還來如
 故漸至城治黑蜂四枚形甚壯偉隨輿旋遶數匝便
 去既至州館夜放天光明徹屋上如火焰發食頃方
 滅又掘塔基入深丈餘正當函處得古瓷瓶無蓋有

水清澄香美乃用盛于函內寺有九層浮圖從西南
 角第一級放光上照相輪如五石瓮許黃赤如火良
 久方隱又堂內彌勒像亦放眉間紫光并二菩薩亦
 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後七度衆人同見除不來者及
 大業造寺廣召德僧胄應高選又任禪定屢開法席
 傳響相尋因感風疾唇口喎偏時人謂改張遠疏之
 所及也初遠以涅槃為五分末為闍維分胄尋之揣
 義改為七分無有闍維第七云結化歸宗分自風疾
 多載而問難尋常為諸學者所共驚憚後忽患損口
 如恒日胄曰吾患既差命必終矣此不可怪理數然

也大業十三年欲返本寺衆不許之乃以王塞口欲
自取死寺衆見其志決方復開許以武德三年八月
內終於淨影寺春秋七十有一初患篤謂門人曰吾
一生正信在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生
卽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來多日委卧不起忽爾
自坐合掌語待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來也
胃今懺悔慚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
卧曰向者阿彌陀佛來汝等還見不不久吾當去耳
語頃便卒葬于城南韋曲之北崖遵遺令也弟子慧
威任大總持講尋宗迹著名京室

釋辯相姓史瀛州人也性愛虛靜遊聽有聲業綜經
術齊趙之方備聞芳績後旋洛下涉諸法席又往少
林依止遠公學於十地大小三藏遍窺其奧隅而於
涅槃一部詳覈有聞未南投徐部更採攝論及以毗
曇皆披盡精詣傳名東壤光聞師資衆所歸向開皇
七年隨遠入輔創任淨影對講弘通仁孝居心崇仰
師轍仁壽置塔敕令送舍利於越州大禹寺民庶歡
躍欣見遺身未及出間光自涌現青黃赤白四色昭
彰流溢于外七衆嗟慶勝心屢動又於山側獲紫芝
一枚長二尺三寸四枝三蓋光色鮮奇還返京都大

弘法席常聽學士二百餘人並得領袖當時親承音
誥大業之始召入東都於內道場敷散如故偽鄭擁
逼同固洛濱武德初年蒙敕延勞還歸京室重弘經
論更啟蒙心今上昔在弘義欽崇明德延入宮中通
宵法論亟動天顏賜豐美乃令在勝光此寺即秦
國之供養也故以居焉晚以素業所資慧門初闢追
崇淨影仍就講說又捨所遺圖遠形相常存敬禮用
光師範以貞觀初年因疾纏身無由取逝乃隱避侍
人自縊而卒在於任寺春秋七十有餘矣相為人敦
素形色鮮白眉目濃朗儀止閑泰商榷名理接頓詞

義有神彩矣

釋寶襲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師之弟子休聰達
明解神理超逸齊末馳聲廣於東土周平齊日隱淪
本州天元嗣立創開佛法休初應詔為菩薩僧與遵
遠等同居陟岵開皇七年召入京輦任興善寺襲十
八歸依誦經為業後聽經偏以智度為宗布響關東
高聞時傑從休入京訓勗為任開皇十六年敕補為
大論衆主於通法寺四時講化方遠總集逮仁壽造
塔又敕送舍利於嵩州嵩岳寺初雲霧暗合七日蒙
昧襲乃擎爐發誓願將限滿下舍利時得見日彩俄

而所期既至天開光耀日當正午既副情望遂卽藏
 翳未又送于邢州汎愛寺忽於函上見諸佛菩薩等
 像及以光明周滿四面不可殫言通於二日光始潛
 沒而諸相猶存及當下時又見卧像一軀赤光踊起
 襲欣其所感圖而奉敬至文帝升遐起大禪定以名
 稱普聞召而供養武德末年卒于任寺春秋八十矣
 有弟子曇恭明洪皆善大論恭少而機辯見解有名
 屢講經論京室稱善護法匡弼頗存聖言貞觀初年
 敕徵爲濟法上座綱維僧務傳芳季緒後召入弘福
 又令知普光寺任德爲時須故輪轉無定卒於任所

洪亦以榮望當時紹宗師業召入普光時復弘法而
 專營浴供月再洗僧繼踵安公歸心慈氏云
 釋慧遷瀛州人也好學專問愛翫地論以爲心賞之
 極負錫馳騁求慕郢匠雖研精一部而橫洞百家每
 至難理則羣師具敘有齊之時早扇名實又從遠公
 重流前業義不再緣周經一紀併通涅槃地持並得
 講授齊亡法毀南奔陳國大隋革運又歸鄉壤行經
 洛下還附遠焉故業新聞備填胃臆及遠入關從而
 來至任大典善弘敷爲任開皇十七年敕立五衆講
 遷爲十地衆王處寶光寺相續講說聲績攸陳仁壽

二年敕令送舍利於本鄉弘博寺既至掘基入地六尺感發紫光散衝塔土其相如焰似今像所佩者又土上成字黑文分明云轉輪王佛塔也見此靈相咸慶希逢仁壽四年又於海州安和寺起塔掘深五尺便獲白土色逾於粉遍滿坑中復深入尺於白土內得白玉一枚方餘徑尺光潤難比及將下且放大光明通照城郭色如紅火舍利出瓶分為六粒現希有事眾皆歎訝遷後頻開十地京邑乃多無與比肩者及大禪定興召入處之武德末年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九矣自遷之歿後十地一部絕聞關壤道由人

弘於斯驗矣有心之寄誠可勵諸

釋慧覺俗姓范氏齊人也達量通鑒罕附其倫而儀形秀峙眉目峰映衣服鮮潔身長七尺容止温弘顧步淹融鏘鏘然也執持行路莫不駐步迎睇而目送者其威儀感人如此明華嚴十地講席相繼流軌齊岱榮名遠著門學成風大隋受禪闡隆像法以文皇在周既總元戎躬履鋒刃兵機失捷逃難于并城南澤後飛龍之日追惟舊壤開皇元年乃於幽憂之所置武德寺焉地惟泥濕遍以石鋪然始增基通於寺院周闔于訃廊廡九重靈塔雲張景臺星布以覺識

解騰譽召而處之弘闡法門多以華嚴爲首受悟請益宏略遵於四宗後被請高陽允當講匠聽衆千餘堂宇充溢而來者不絕遂停法肆待有堂宇方可弘導爰有施主卽爲造千人講堂締構斯須不月便就旣登法座衆引充滿覺威容弘雅其狀若神談吐抑揚汲引玄隱披釋冲洽聽徒竦戴誠博義之弘量也著華嚴十地維摩等疏并續義章一十三卷文質恢恢條貫倫約齊魏明德咸誦行之至武德三年會獫狁南侵覺少有恙通告門人曰吾其去矣侍者曰今寇賊臨城人路阻絕知何處去答曰生死道長去留

無日明當別矣乃敕出身資爲僧設食與衆取訣通夜正念精爽泠然明相纔出奄然從化春秋九十矣初覺慧解之性素蓄曾襟福業攝生隨喜者衆凡有營理身助修治故寺之基址咸由勸勉又聞往生淨土園施爲功不遠千里青州取棗於并城開義寺種之行列千株供通五衆日呈茂美斯業弘矣時寺有二僧俱名慧達遠公門人善解當世武德之初京邑呈美又有明幹者亦亞其倫相與傳燈流芳不絕釋智珙新安壽昌人俗姓李氏原其世系出自高陽未曹任爲理官仍以爲姓時代音變遂以理爲李因

而氏焉其本冀州趙郡典牛東遷徙居江左父禕仕
 梁員外散騎侍郎琚年十九便自出塵聽坦師釋論
 未淹灰管頰聞精義坦即隨齊王暕之門師也次聽
 雅公般若論又聽譽公三論此三法匠名價尤重琚
 欲潔操秉心偏窮法性諸高座王多無兼術古人有
 言學無常師斯言有旨廣尋遠討曲盡幽求年二十
 七即就敷講無礙辯才眾所知識說經待問亟動恒
 倫及坦將逝以五部大經一時付囑既蒙遺累即而
 演之聲駕載隆玄素攸仰然其口不言人眼無受色
 牢醜弗嘗葷辛無犯入室弟子明衍受業由來便事

之為和尚云前謂曰吾以華嚴大品涅槃釋論此之
 文言吾常吐納今以四部義疏付囑於汝乃三握手
 忽然而終卒於常州之建安寺即武德二年六月十
 日也窆於毗壇之南寺之舊兆衍姓丘氏晉陵名族
 容止可觀精彩卓異敬崇芳績樹此高碑于寺之門
 前陳西陽王記室譙國曹憲為文

釋道慶姓戴其先廣陵後遁度江家于無錫年十一
 出家事吳郡建善寺藏閣梨服勤盡禮同侶所推十
 七出都聽彭城寺講成實論大義餘論皆莫之遺所
 以時匠目曰懸日月於懷中注江河於口內者誠歸

於慶矣既荷嘉問倍志兼常利齒聞於既往高座屬
 於茲日及陳祚云亾法朋凋散東歸無錫居鳳光寺
 學徒載萃誨誘如初後止毗壇弘業寺專事闡弘無
 棄涼暑然其容止善言笑淡名利厚交游毫翰奔涌
 琴詩婉妙風神閑縱韻宇虛凝應物有方履機無忤
 以武德九年八月終於寺房春秋六十一卽以其月
 二十三日窆於扶塘之山律也穿壙之日歛鋪纜施
 感白鶴一羣自天而下遙曳翻翔摧藏哀嘆自非道
 光遠被何由致此異祥同寺沙門法宣曰余與伊人
 言忘道狎京輦少年已欣共被他鄉衰暮更喜同袍

月席風筵接腕晤語吾子經堂論室促膝非異人豈
 意玄穹殲我良友千行徒洒百身寧贖未能抑筆聊
 書短銘其詞曰

十力潛景

四依匡世

踵德連暉

伊人是繼

官牆戒忍

燈炬禪慧

並驅生林

分庭安叡

論堂搗玉

義室芬蘭

坐威師子

衆遶梅檀

道潔塵外

理析談端

四儀式序

三業惟安

穢土機窟

勝人現滅

帳留餘影

車迴去轍

隴月孤照

